

老城烟云

陈芸骅

近日看到一条新闻，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，阿拉宁波“圆梦”并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。原来宁波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，地理位置特殊，是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连接点。

这条新闻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。曾经与朋友煮茶论道谈到宁波城，朋友说宁波越来越时尚，不像上世纪90年代初来时，房屋低矮，街道拥挤，与宁波响亮的名声十分不合。随着鄞州区与东部新城的进一步拓展，地铁的开通，城市更显气象。我说，宁波老城也有自己独特的韵味，虽然这种韵味渐渐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。

我心中有个宁波老城，缘于小时从祖辈口中获知的旧时繁华，及宁波人对本土的依恋，有老话为证：走遍天下，不及宁波江夏。

水是老宁波最重要的特征。姚江、奉化江与甬江汇合而成的三江口是水路交通的要冲。如果把大运河比作当时的高速公路，宁波的三江口就是高速公路的最南点，也就是说，宁波的交通早已与国家主动脉相连接，它还不是终点，它还可以向东南扬帆出海，从而“港通天下”。可以想象，当时三江口桅杆林立，船来船往，码头上卸货的卸货，送客的送客，一派繁忙的景象。想象中的场景也可以从尘封已久的黑白照片里得到印证，这些照片大多出自于百年前来宁波传教的外籍人士。

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过一本《花甲记忆》，书中对宁波老城有一段详细的描述，他写道：“宁波的城墙有二十至三十英尺高，周长六英尺，用巨大的花岗岩石块筑成，因时间久远而呈灰色，墙上爬满了匍匐类植物，但仍维护良好，看上去庄严肃穆，与作为背景的山峦浑然融为一体。城墙顶部开阔，足以驾驶一辆马车……在宁波城护城河对岸有一排漂亮的平房，那是长老会传教团的住处和学校。”

这段节选的文字可以还原成这么一幅画面：当时的宁波人，站在东门口，向西望去，眼前是石头砌成的老城墙，爬满了绿色藤萝。夕阳下的护城河波光粼粼。远处是若隐若现的四明山，蜿蜒的山脉天际线反过来烘托出厚实古老的宁波城。

想到此我不仅有些黯然。大运河时代的老宁波已经不复存在，丁先生若还过魂来，再来宁波，只能从千篇一律的水泥丛林中寻找天一阁、月湖、鼓楼、唐代砖塔、南塘老街这些残存的古迹。这些古迹依稀保存着老宁波微弱的气息，这口气弥足珍贵，连接着老宁波城与新宁波城，宁波的气脉因此绵长深沉。

以前的宁波，三江口与城内的月湖是相通的。南方的城与北方的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南方的城门既有陆城门也有水城门。月湖一定是当时客流的集散地，从月湖搭船出城，必须经过水城门。《王阳明全集》有这么一段记载：“乃从上虞入四明，观白水，寻龙溪之源，登杖锡，至于雪窦，上千丈岩以望天姥、华顶，若可睹焉。欲遂从奉化取道至赤城，适彼中多旱，山田尽龟裂，道旁人家彷徨望雨，意惨然不乐，遂从宁波买舟还余姚。”

阳明先生从宁波买舟还余姚，是从城外的三江口出发还是从城内的月湖出发，这个不好确定，但如果他是傍晚出发，你的想象可以借鉴余秋雨先生《文化苦旅》中《夜航船》所描述的意境。王阳明的船从西门的水城门出城，沿着护城河拐入姚江，一路经青林渡、梁山伯庙、河姆渡，消失在晴川历历、芳草萋萋的余姚江上。

宁波老城从来没有在老宁波心里消失过，现在在大运河申遗成功，作为大运河的最南端城市，宁波老城也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怀念。

人文 总第 5664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甬江赋

桂维诚 文/图

甬江晨曦

滔滔甬江，聚百川而注东海；汤汤春水，望三山而通五洋。追流溯源，纵横百里；抚今忆昔，沧桑千年。南眺奉化江，其与西来之鄞江相会，蜿蜒北上，流入明州；西望余姚江，其出四明而汇慈江，径流向东，滚滚而来。双江聚首，千帆竞发；甬江入海，百舸争流。

甬江古称大浹江，其干流自三江口至镇海大小游山，凡五十余里。上溯六千年，海水初回，至明州之东，今之三官堂乃入海口；四千年前，海岸渐退，而至镇海以东也。先民始建江堤，以御海潮，初为土塘，蜿蜒于两岸，以潮高流急而后改筑石塘也。远帆连海气，近村伴寒宵；潇潇风雨暮，荒江正起潮。

吾祖世代居于浹江之畔，卜居北岸，地处中游，西眺三江口，东瞰拗猛江。拗猛江者，因江流至此，曲折汹涌，水势急湍而得名也。昔时江阔浪高，葭菻苍苍；潮涨潮落，群鹭掠波。至乾隆年间，先祖迁徙至此，筑堤屯垦，围田引水，灌溉斥鹵，遂成良田，自是乐业安居于此也。十里膏壤，稻花飘香，江畔苇林，白鹭翔集，故有鹭林之谓也。诗云：风细一帆悬，潮平坐放船；乡心上村雨，客梦接江天；迢递川程远，苍茫夜色连；家山长入望，太白最高巅。

甬江自古为浙东漕粮海运之水道，且连通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也。自唐以降，商贸日盛，海运往来，通商东邻，直抵南洋。北宋年间，招宝山下，舟楫辐辏，万斛神舟，远航海外。甬城自晚清辟为通商口岸，三江口建成庆安会馆，江北岸引来洋人集聚，门户开放，西风东渐，遂得风气之先矣。

遥想当年，战事频仍；英雄已逝，岁月如歌。兵家必争地，铁血铸雄关；四抗^①著青史，万古流芬芳。江山巍巍，

巍巍，慕百年嘯唱豪杰；流水悠悠，笑几多落马敌酋。江上桨声夕阳斜，闲倚篷窗数落霞；夕照晚霞映帆影，落日余辉望天涯。深秋寒霜染枫叶，初暮晚风吹残灯；千古荣辱休漫嗟，百代兴衰笑谈中。忆往昔，一盏浊酒酹江月；看今朝，七桥横贯^②气如虹。

青山依旧，碧水长流，夫江河者，脉通千秋，气蕴万象；居天地者，雄视乾坤，融会阴阳。滔滔兮江海奔涌，浩浩乎日月其长。不拒细流而广纳，志在沧海以远航。流急水深，写意于碧波白浪；天高江阔，抒怀以云彩霞光。呼啸叱咤，执锐披坚，不失勇者之志；九曲回肠，温婉隐忍，永葆仁者之怀。故申大义，著鸿章，知白守黑，机变明理；吟风弄月，行止有道；君子当静若山岳，行如江川也。

壮哉，甬江！美哉，母亲河！五水共治，一路春风扬征帆；万里逐梦，满目朝阳唱大风；看大江东去，不废江河万古流！

【注】^①四抗：指甬江两岸人民近代以来抗倭、抗英、抗法、抗日的英勇斗争。^②七桥横贯：甬江上现有甬江大桥、外滩大桥、庆丰桥、甬江特大桥（在建）、明州大桥、清水浦大桥、招宝山大桥等七座跨江大桥。



甬江入海口

西塘河上的大卿桥

朱瑶宏

大运河申遗成功，宁波因大运河而变成拥有“世遗”的城市，让世居在西塘河畔的我，感到一丝欣喜。于是想起了童年的西塘河，想起了西塘河上的桥。

西塘河上从东往西，有望京桥、大卿桥、万安桥、西成桥、望春桥，再往下就去得少了。小时候的记忆中，只有大卿桥和望春桥还是拱桥，其余都改掉了。望春桥是单拱，而大卿桥则是宏大的三孔连拱石桥，中孔可供两船并行，靠北的一孔已无水，河岸已伸到了中孔边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大卿桥上的石阶已被撬掉，改成水泥斜坡，虽然桥面很陡，但手拉车仍可以在众人的助推下过桥——这也是我小时候学雷锋做好事的主要场所。

桥上的石栏杆米把高，一整块石头一段、两段间立有立方柱，每个柱头上都雕有石狮子，形态各异，只是每一个狮子都被敲坏了腿或脸，显得破旧。大卿桥南北向，北侧一条横街即是西郊路，南侧一条直街稍小一些，南侧东面的街面后有一条小河，与西塘河垂直连通，河面稍窄，故上面用大青石条做了小桥。从大卿桥东北角看过来，双桥的景色十分耐看。小桥的栏杆石上，几位抽着烟的老人坐着聊天。而大卿桥的顶上则是趴了许多看热闹的小孩，桥下南孔的水较浅，孩子们在那里戏水，大孔中船只穿梭，从大孔中往西看，夕阳下的西塘河波光涟漪，宽阔的河面上泛着“游河”孩子们的脑袋。两岸河埠头尽是洗衣服的妇女，南岸还传来

洗螺蛳的特殊声音，那是渔家小姑娘用脚在踩着箩筐里的螺蛳，踩一下翻一下，“嚓嚓”声，从小听惯了。一直没搞懂，她们嫩嫩的小脚怎么受得了螺蛳尖锐的壳体。

大卿桥的西面，河面宽阔，我家的河埠头离桥三五十米，河边都是大石板，我阿娘（奶奶）就住在河边搭建的小屋。从河边到房子有一条四五米宽的空地。于是夏天夜晚，众邻居均在此纳凉。隔壁第三间一户人家的爷爷是瞎子，在旧社会以“说书”谋生。他家的孙子比我大，已工作了，也会说书，晚上常常给邻居讲“故事”，因为有他爷爷功底。他的故事内容丰富，很吸引人，我的启蒙很大一块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这里的孩子都会水，我喜欢横渡西塘河，来来回回横着游。河对面有一幢王家房子，王家有个儿子是我初中同学，后来修杭州湾跨海大桥时他是一名设计师，又碰上了。

后来西郊路改造，房屋拆迁，河道改造，邻居星散，大卿桥无影无踪了。今天中山西路上的大卿桥名还在，是一座梁式小桥。大卿桥的历史已鲜有人知道，有一篇网上的介绍文章，居然把大卿桥说成是独孔拱桥。

宁波开埠一千多年，“书藏古今，港通天下”，西塘河和大卿桥承载了无数历史故事，大运河申请成了世界文化的遗产，那西塘河和大卿桥应该成为宁波的“遗产”吧。



永鸣益看世界

益往直前

26

站长先生查看了一下护照，简单问了几个问题，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打着手势说：“不着急，不着急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那就等一等。”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，看着他翻这个翻那个，就是不理我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我憋不住了，又问：“先生，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越晚路越难走，您看能不能尽快给我们办一下手续？”

他还是打着哈哈说：“不着急，你先到车里休息，过一会儿再来。”

我只能无奈地回到车里，杨小勇和冀惠彦也很着急，不停地问怎么回事，弄了这么久。

我有点沮丧地说：“就让我等着，没说成也没说不成。我钱也给了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拿到钱好像没什么反应。”

他们俩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憋着火等。当时，整

个办公区好像只剩下那位疑似站长的先生，按理说国内爆发战争，边境口岸的人一般会很紧张，但是那个人看上去很斯文，沉得住气，我也看不透他在想什么。

雨一直下，又这么火烧火燎地等了近一个小时，过了午夜，我再次下车，跑到那间办公室坐着。站长先生一见我就说：“你来了？你们这个护照有点问题。”

我脑袋里“嗡”的一声，糟糕，不会彻底给我们拒了吧？都走到这儿了，再要我们回去，那可是怎么也迈不开步子啊！眼前这个伊拉克人，并不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从巴格达到约旦，约旦到科威特，又从科威特星夜兼程地赶回来，他更不知道，我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信念，背负着怎样的责任而来，不行，绝对不能在这里被挡回去。

我咬咬牙，试探着问：“请问，有什么问题呢？”

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们的护照上有前几日出境时的盖章，说明你们已经出境了，要再进去的话，需要由使馆重新发签证。如果没有签证的话，我不可能给你们盖章，让你们通过。”

我心一沉。其实，一路上我就在为此犯愁，我们之前的签证不是多次往返，所以一旦出境，理论上签证就无效了，站长先生的说法，实际上是合理的。

但是，在伊拉克，总是能找到与道理博弈的方法。

我连忙解释：“之前是因为临时性的任务离开伊拉克，还有很多设备和物品留在巴格达，没想到战争突然爆发，所以需要赶紧赶回去。”我还撒谎说，“昨天我去过你们驻约旦大使馆补签证，但是大使馆关门了。”

那时，伊拉克有许多驻外大使馆的确无法正常工作，我也不知道这个谎话能不能骗过去。总之，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我就坐在那间昏暗的办公室，面对这个正襟危坐的伊拉克海关官员，用尽浑身解数地解释恳求。

我说，我跟伊拉克外交部的某人是朋友，和新闻中心的某人也是很好的朋友，您看，中国跟伊拉克关系这么好，我们中国的记者很理解、同情贵国的处境……说了半天，他终于松口说：“这样吧！我再研究研究这件事，你还是先回去，明天再来看一下。我那边办公室还有点事，我要去一下。”

我一看他要走，急了，赶紧又往他手里塞了100美元。他很敷衍地说了一句“OK”，便又把我支了出去。我内心就像有把火在焚烧，但也只能再回车里去等着，百无聊赖地听着雨打车窗的声响，在不安中又过了一个小时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